

“这曾是武陵山区腹地一个典型的贫困村寨：五成多的土地铺在20度以上的斜坡上，地块破碎，平均每块约2分地，耕牛犁田都难转身，当地农民戏称为“永向前”；村后满山的石头疙瘩里长不出大树，尽是灌木、荆棘……

本报记者栗建昌、李松、周凯

朝霞初现，初冬的梯田如碧玉铺地。绿树掩映间，古砖木梁的土家民居错落有致。远远望去，绕村公路挂在山腰。潺潺的溪水流过农舍，晨曦之中，空气都格外清甜。

一大早，村支部书记陶涛就出了门。村里正忙着犁冬水田，陶涛每天头一件事，就是沿着稻米梯田，细细查看进度。

穿行村寨间，放眼所及，新近刚收下的一茬金黄稻谷，铺满家家户户的堂屋。沿路还有不少生面孔——乡村游的外来客人，爬山的、遛弯儿的……

退回去几年，村里还少有生人进来。“别说外人，本村年轻人都快走空了。”陶涛说。

这座名叫何家岩的土家村寨，位于渝东南的武陵山区，重庆酉阳县花田乡，5年前还穷得叮当响。但近几年，花田独辟蹊径，新事频现：种出有机贡米、搞起乡村旅游、办起乡村讲习班。

山高路远，媳妇光见嫁出去

这曾是武陵山区腹地一个典型的贫困村寨：五成多的土地铺在20度以上的斜坡上，地块破碎，平均每块约2分地，耕牛犁田都难转身，当地农民戏称为“永向前”；村后满山的石头疙瘩里长不出大树，尽是灌木、荆棘……

村里“最好的”一块田，是何绍华自己耗了老劲，平整出的1亩多水田，一年到头产的粮也不到500斤。守着“最好土地资源”的老何，也没能富起来。

2012年，何家岩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还不到3000元，山高路远，“外村的姑娘一听何家岩就摇头，媳妇光见嫁出去，不见娶进来”。虽然何家岩也有自己独特的资源——4000多亩层层叠叠的梯田。

当地村民口口相传，早在500多年前，先辈们为躲避战乱迁至花田，发现当地有两个溶洞，清泉汩汩而流。有山有水好开田，何家人就此垦田种稻，生息繁衍。

深山腹地的何家岩，产业选择的余地其实很有限。因此，当地人找寻乡村发展骨干产业时，理所当然首先想到的，还是离不开当地最大的资源——稻米。

但是，农民也最讲实际，他们有自己的顾虑：一是何家岩地处喀斯特山区，水田难存水，只能流水养稻。“稻田几天就换一次水，耕作层浅，一锄头下去就是卵石。水田不存肥，产量低咋卖钱？”

二是种稻辛苦，人力成本投入大，往往倒亏。当地有句俗语，“8月犁田一碗油，9月犁田半碗油，10月犁田来年只剩光骨头。”种稻就要抢抓农时，费心费力还不挣钱。

三是一家一户种植，稻种杂乱，生产流程不统一，打不开市场，效益自然较差。

何家岩的水稻种了几百年，但代代种稻代代穷。人人赖以为生，却从未凭此致富。在老实憨厚的农民眼里，种稻是个没“奔头”的产业。

这些年，由于种稻不挣钱，农民蜂拥外出务工，700多青壮劳力几乎全部走光。原先的主业成了副业，4000多亩稻田，四成多撂了荒，另外四成多也已改种出力相对轻省的玉米、红薯，水田已所剩无几。

“咱农民不怕吃苦，就怕下了苦力，也搞不到饭吃哦！”70多岁的何易学在村民会上讲了实话。要重拾稻作，大伙儿都没信心。

定下稻米产业发展目标后，乡、村干部曾一家一户做工作，但往往要吃“闭门



▲村民在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何家岩村田间劳作。 摄影：陈碧生

在泥土和文脉中蜕变 一个武陵山土家村寨乡村振兴的“微调查”

羹”。何易学一家一开始也顶得厉害，看见干部要进屋，“嘭”的一声把门关了；不少农民也是顾虑重重，宁肯让自家水田荒着，也不让干部帮着犁田；有的村民听烦了，甚至还抡起扁担，把上门做工作的人赶进地里……

重振贡米，带头人当年就脱贫

花田以稻远近闻名，“黄杨扁担软溜溜……挑担白米下酉州……”土家民歌《黄杨扁担》吟唱的白米，就是以花田乡何家岩村等地为中心片区出产的。

即便稻米不赚钱，但当地人也还承认，大自然厚待花田，让这里山高水长、光照充足，产出来的稻米也带股“仙”气儿：香酥油糯、滑而不腻、质白如玉……端起一碗，清香扑鼻。据酉阳县志记载，花田稻米还一度是上供朝廷的贡米。

“有这么好的资源禀赋，不盘活太可惜。认准是对的路，就应该坚持走下去。”面对多数人的顾虑，作为产业发动者，村支书陶涛等人决定另辟蹊径，先小规模发展20多个“自愿者”，做出了示范后再推广。

重拾稻作，何峰是全村第一个“吃螃蟹”的人。说起当年愿意率先尝试，何峰笑言也是被“逼”得没退路了。

“之前全家人都在外打工了10多年，没攒下啥钱。反倒是妻子身体拖垮了，肾积水、心机炎，周身都是病，不得已只能回老家。”为妻子治病，欠下一身债又没挣钱手艺的何峰，捡起了5户人拢共20多亩没人要、荒了多年的田土。

政府帮扶也没缺位，当年乡党委书记再廷彪至今记得，当年为帮助农民整修梯田，重新种稻的场景：“2012年3月，正是春耕时节，为抢农时，近60名乡、村干部全员发动，天天凌晨6点点名集合，打着手电筒进村，到人到户，帮农民犁田、放水。”

每日，乡村干部都要“白天汇总、晚上总结”，“一对一”提出帮扶方案：被说服种稻的何易学家3个儿子在外打工，两个老人都患有风湿性关节炎，平时走路都要拄棍子，何况下田种地。为此，乡里提出，由帮扶干部组织专业队伍，免费抬犁下田翻泥……

从传统资源中开掘产业新局，不仅要动员农民干，关键还要让人看到效益前景。

为此，乡里帮着种植户“抱团取暖”，组建了花田贡米种植合作社，由合作社统一稻种供应、种植流程，并开拓销售渠道，力争用高品质稻米抢占市场。

再廷彪还亲自张罗稻米的产后环节，专门聘请了浙江、广东设计企业，为花田贡米统一包装标示和品牌形象，同

时由政府搭台，组织贡米销售展示会。

初战告捷，实现了统一供种、统一植保、统一品牌、统一销售的花田贡米，在2012年的渝东南市场上率先打响知名度，黄谷销售价达到3元/斤，是当时普通稻谷市场价近3倍。何峰头年种稻，就收入了近2万元纯利，当年就翻了身。

实践最有说服力。何家岩村贡米合作社第一年组织恢复梯田时，面积不到500亩，第二年就有157户农民参与种植，面积拓展到1700多亩。

保卫品质，稻田装上摄像头

同样是种稻，为啥以前不赚钱，现在却逐渐成了“香饽饽”？这可不光靠全程“喝”的是山泉水、吃的是有机肥。“陶涛说，为了让零化肥、零农药的种植要求落实到位，村里在稻田四周围区域还安装了12个摄像头，实时监控，规范社员生产行为。

何家岩最大优势是什么？绿色、生态是不约而同的共识。“好山好水出好粮”，种稻就要种有机，依托品质走向中高端市场。

“现在村里5000多亩水稻田，种植全程‘喝’的是山泉水、吃的是有机肥。”陶涛说，为了让零化肥、零农药的种植要求落实到位，村里在稻田四周围区域还安装了12个摄像头，实时监控，规范社员生产行为。

农耕不打农药、除草剂，病虫害、除草问题咋解决？农民自有智慧，他们既有高科技，也有土办法——用杀虫灯，物理杀虫不污染；水稻间作，有效防止稻秧病变；水田养殖麻鸭，发展循环农业。

“村里请来重庆市农科院专家做了测算，一亩田养8只鸭正好，麻鸭会把田里杂草吃干净，又不产生过重污染，保持生态平衡。”种植户陈素仙说。临近严冬，寒风习习，何雪峰一群人还干得热火朝天，他们正忙着拔草，赶耕牛下田。

“合作社对大米种植把关严，要求零农药、零化肥、零除草剂‘三无’标准，否则拒绝收购。现在搞有机种植，虽然亩产量下降了30%多，但产值却比普通稻谷高出4倍以上。”何雪峰说。但这几年，有机大米能卖出高价钱，有人却也动了歪脑筋。为了提高产量、减轻劳动强度，个别人向田里打除草剂，乘人不注意偷施化肥……

好不容易树起的有机牌子，就这样砸啦？

农民自己的事，还得农民自己解决。大伙儿围坐一团，共同想办法。最

后达成一致，种植户实行联合监督，以邻近5户为一个单元，相互监督。有一户洒农药，户户受罚。

既有约束机制，也有激励手段。为鼓励生态种植，花田乡政府以每头牛1000元标准，连续5年对耕牛进行采购补贴。同时，每年每亩260元，向种田农民提供梯田保护费……

原来的“赔本生意”正在变成富农产业。靠着有机种植和品牌推广，“花田贡米”已是渝东南地区知名的“品牌主粮”，并成为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。目前，5000多亩核心种植片，年产有机大米1500多吨，产值超过3000万元，甚至远销日本、香港等地。

文化是魂，洋师生看上古民居

冬日的何家岩梯田，分外美丽。12月初，收割后的梯田灌满溪水，程黑发亮。站在山间俯瞰，像极了一幅水墨丹青——蜿蜒曲折的田坎，摆动着摇曳生姿的线条，似碧波荡漾，又似气韵流布……

但这些年，与不断壮大的产业、美丽的自然风光不协调的是，拥有数百年历史的何家岩土家古村落已年久失修，日益破败，成了群众另块心病。

何绍华家的宅子，建成已近百年，堂屋一侧土墙倾斜，墙壁裂口最宽处有10多厘米，要用木棒支撑，不遮风雨也难避雨。乡政府统计，在何家岩村，类似何绍华家这样的危旧房就有119座。

乡村振兴，文化是魂。最初，为改造危旧房，也曾有人提出把房屋推倒，重建新房。但恰在那时，一群比利时高校建筑系的师生，到何家岩做为期半月的古建筑考察之旅，给当地人以新的启示。

“硬山式屋顶、罗盘雕窗、穿斗结构……”在外国人眼里，土家人的百年民居都是宝贝，咱可不能随便就丢掉。”陶涛说。

“乡土建设应从传统文脉中去找答案。”乡、村干部和群众代表一起开了院坝会，并结合专家意见，最终确定按照“因山就势、依山傍水、自然布局、错落有致”的原则，对古民居修旧如旧，最大限度地实现实用与观赏、古朴特色风貌与现代内部设施相统一。

2年多来，何家岩村修缮的古民居已有79户。为恢复古村落，村里还整治了4000多平方米的建筑庭院、对部分木质建筑实施了防虫治理……

古村落的治理，还意外收获了更多的经济效益，一大批赏美景、体验乡村文化的游客慕名来到了何家岩，一

年就有5万多人次。

乡村振兴，人才是根。伴随人流回来的，还有200多个本乡本土的年轻人。20多岁的何锐回来了，现在还当起了一名农民“电商创客”，通过互联网，一方面接受游客的乡村民宿订单，另一方面采购贡米、腊肉等土特产，“买本地，卖全国”。

何钢也回来了，有商业头脑的他，搞起了“私人定制”：消费者可以先掏订金，提前定下1亩水稻田，在秋收收获时节，何钢会专递定制的精品大米，贴心地配送到家。

民富村美，干群关系也和谐了

最近，一阵阵爽朗的笑声从石墩兰里家传出，听说记者和乡干部来访，村民们纷纷围拢来。

何雪峰首先开腔，他家明年准备再搞10多亩有机稻，空出7间客房办起农家乐，搭上乡村旅游“快车”；何绍华这几年搞产业也挣了钱，他去年主动向政府写信，要求摘掉“贫困帽”，还成了县里脱贫致富标兵……

中午时分，大伙儿在石墩兰家吃工作餐。憨厚的石大嫂夹起一块腊肉，就往花田乡党委书记再廷彪碗里送。“冉书记，你最辛苦，多吃点……”一席话，引得大家笑声连连。

“以前何家岩村贫穷落后，干群关系也不好，群众总说‘干部不理事，干部下乡想找农民要碗水喝都难’。冉廷彪觉得这几年，何家岩的变化，除了乡村更美、农民更富之外，就是干群关系更融洽，‘大家心往一起想，劲往一处使’。”

乡村振兴，有效治理是保障。说起群众工作方法，冉廷彪有一肚子话说，“关键就靠尊重群众，引导群众，农民懂的东西，就放手让农民说了算。”

2015年初，何家岩村要整修梯田轮廓，更好满足乡村旅游需求。“结合群众意见，修整设计稿反复修改了不下20回，而且边施工边改进，农民诉求一点也不怠慢，景观细节也不马虎，大家都赞成，工作推进才快。”

在何家岩，村里最近“大事”还不少，一是成立了议事小组，重大事项不再藏着掖着，而是公开征求意见；公开决策。二是开办乡村讲习班，“群众点单、讲习员配菜”，“高端”的有党中央的相关政策精神，接地气的有扶贫、医保等惠民政策，还有农村实用技术……

班子强、心气齐、农民富、纠纷清。这个曾经穷的叮当响的土家村寨，正走在乡村振兴的大路上。

2017年即将过去，记者刚刚获悉了一个数字：北京今年人均纸质阅读量10.97本。虽然居全国之首，但听上去似乎并不乐观，尤其和几个耳熟能详的阅读大国比。

一方面，为了推动全民阅读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、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的“书香中国·北京阅读季”已经七年探索。刚刚过去的一周，12月5日至8日，为期4天的第七届“书香中国·北京阅读季”阅读盛典在天桥艺术中心隆重举行，公布了一系列喜人且感人的奖项。

另一方面，是每一个“文化”人普遍的担心——还有何人在读书？放眼四处，都是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看屏幕”，不是吗？

说到此，想起好久前一个同事的观点：古人读书是捧着竹简的，写字是用刻刀的。倘若先秦之人活到汉唐后，会不会嫌弃纸书不是书？统计阅读量仍要看书断了几次？累坏了几头牛？

记者带着疑问，采访了现场的几位嘉宾。

对于大众担心书店的路越走越窄，中信书店的总经理、总编辑方希女士一语惊人：“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阅读的人好像是少了，其实把关注点放到阅读内容而不是平台上，会发现不是少了而是多了。如果囊括纸质和电子媒体上各种的深度阅读，每个人的阅读量一定大于5年前的一年阅读总量。难道电子阅读就不是阅读吗？当然是，只是改换了方式。”

而称“放弃新东方容易，放弃阅读比较难”的俞敏洪，也是各种阅读形式相互补充。

“我的阅读分三个方面。第一，始终坚持在适当的时候读纸质书，比如在家里坐在非常舒服的沙发上泡着绿茶或者红茶，我就会读纸质书籍。所谓的书香不就是书的油墨香味嘛。我家里的纸质书籍有一万多本，每个月还以30—50本的速度在增加。

“第二，读电子书。kindle24小时不离身，上面已经购买的有三十多本书。我是一个总在路上的人，纸质书带多了很重。所以出门就会带电子书，现在新书上线速度非常快。其实电子书和纸质书，电子书平台和实体店是两种文化的融合，从来不是是一种互噬关系，也不是矛盾。这在我身上体现得可以说淋漓尽致。

“最后，还要读些碎片文章。微信中所谈到的一些观点其实在正式书籍中是读不到的，尽管这些观点的表达有时候碎片化，有时候只是一带而过，并没有长篇大论的陈述，但它可能会对我们的思想和思考带来冲击性的影响。纸质书、电子书，加上根据自己的爱好去挑选的文章和信息，这些并不冲突。”

俞敏洪称一年翻閱一百多本书，认真读的达十几到二十本。有些书因为外出等原因纸质和电子交替着读。

周围其实很多这样的朋友，如不同的场合穿衣不一样，切换着合适的读书形式。

当然，排除影响视力的因素，对电子书尚不接纳的文化圈人士也不在少数。资深媒体人杨浪说，经常问周围年轻人最近都看什么书，如果一时语塞说只看微信，“就离我炒掉你差不多了”。

但作为书店的经营者，方希更乐观：“现代社会，工作和生活的边界正在溶解。在溶解过程中，强调冲突不如化解障碍。一天只花20分钟的通勤时间获得一本最前沿图书的精华，这难道不是阅读吗？它只会给你提供更多阅读的可能性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拒绝电子？”

坊间曾传，《纽约时报》一周的信息量相当于17世纪学者毕生所能接触到的信息量的总和。那么无限量的电子阅读，也许对新一代人最大的能力考量是阅读。

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快乐和痛苦，但却无从比较。当仿生人梦见电子羊的时候，会不会痴笑当年选书的纠结？我们深知，书店是城市精神的表达，是思想的策源地和发布地。所以无论是什么表达形式，心之所在，书之所在。